

又是一年菡萏绿,夏日的荷塘,诗意在月色朦胧中潋滟开来。

荷塘在高庄后面，周口人抗击日寇的北大堤便是荷塘的南沿儿。顺堤延伸,荷塘东西长约五六十米。宽约十四五米的样子，水面弯弯曲曲并不规整，恰这不规整反而衬托出了荷塘的妖娆。

夏日的荷塘最能勾人的魂魄。

动人的蛙鼓此起彼伏，有合唱、有独唱、有问答；间或有从岸边跃入或从荷叶上跃入的扑通声，当然，那蛙泳的姿势真的是优哉游哉，无可挑剔。俏丽的浣娘村姑或端着荆条筐、或扛着小竹篮来到荷塘边，把衣裳浸泡好了，搓揉洗涮，香皂、肥皂的香气便弥漫开来。小伙子们瞅准心仪的姑娘，往往会往水中抛去个石头蛋蛋、瓦片片，冷不丁地吓洗衣姑娘一跳，抑或溅上一脸一身水珠。玩笑开大的会把姑娘薄薄上衣湿透，那胸部的轮廓便会引来偷窆小伙子狡黠的笑声。并非恼着成怒的姑娘会笑骂一通：“谁？咋不找你娘去，有戴驴碍眼吗！”驴碍眼是给驴戴的眼罩，为的是让驴拉磨磨面时不乱挣，一圈一圈地让它以为是走直道。有些小伙子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往往会起哄“作案”的人。“叫娘！叫娘！”于是接下来便是男生滑稽大合唱：“过、过、过家家；戴、戴、戴花环；吹、吹、吹喇叭；坐花轿，

古师傅的小菜园

王雪涛

古师傅是学校的清洁工，负责打扫男生厕所的卫生。

学校有几千人，每天的清洁工作量很大。为了不影响学生上厕所，古师傅天不亮就起床上班，早早地来打扫卫生，等学生来上早读，厕所早已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而此时，古师傅已在楼梯下的工具房里休息。

男生厕所有个天井，天井里有片空地。学生经常随手往空地上扔杂物，有时还在晚上偷偷来天井里抽烟，天亮后一地垃圾，扔了扫，扫了扔，如此反复，成了让人头疼的顽症。

春天来了。一天早上，古师傅把这片空地打扫干净后，没有像往常一样休息，而是拿来铁锹松土、施肥，种上菜籽，再浇上水，忙完这一切，才在他的工具房休息片刻。

进进出出的学生好奇地看着忙碌的古师傅，有的甚至捂着嘴偷笑。他们不解：难道这么臭的厕所里能种出花园来？

天气逐渐变暖，几天过去了，天井里的菜苗开始发芽，小小的苗圃绿茸茸的，幼嫩的芽茎摇曳在春风里。学生看到幼苗柔弱，每次经过时都小心翼翼，再也不往空地上扔垃圾了。

慢慢地，菜苗长高了，吐出了细长的丝，古师傅又张罗着找来竹竿、树枝搭菜架。原来，古师傅种的都是豆角、丝瓜之类的攀爬植物，是不甘于匍匐在地上的。

转眼初夏，菜园里的藤蔓已有一米多高，一根根菜藤竞相在竹竿上攀爬，去迎接阳光和雨露，形成了一道绿屏风，倒也养眼。

高考前夕，学生压力陡然增大，晚上不时有学生偷偷溜进厕所抽烟，角落的阴影里经常有烟头明明灭灭。古师傅看到后，总是和颜悦色地与他们谈心聊天，好言相劝，学生掐灭烟，在工具房里待一会儿就走了。

有天晚自习，又有个学生躲在厕所的角落里抽烟，没想到几个老师悄悄来清查抽烟的学生。由于来得突然，学生看到手电筒的灯光后吓得怔住了，手里的烟也忘了扔，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，

有星星的晚上，欣欣会到我的住处来。我租住的房屋在顶层，推窗便可见满天的星星。

欣欣是我的闺中密友，从小一块儿玩大,工作了，又来到同一座城市。我爱喝茶，枸杞、菊花，一起冲泡，我喜欢那种淡淡的清香，夹杂淡淡的苦涩。而欣欣偏不，她喜欢喝咖啡。她说，喝咖啡，时尚、浪漫。

你已经知道，欣欣是一个爱浪漫的人。每次我喝淡淡的茶，她喝浓浓的咖啡，我们一起仰望星空看星星的时候，她都会给我低声地吟诵诗歌：我和你一起看星星,你离我很近,星星离我很远。但,我觉得,你离我很远,星星离我很近。

然而浪漫的欣欣，一直不满意自己的婚姻。在那个有星星的晚上，她喝着浓浓的咖啡，然后告诉我，姐，我离婚了。平平淡淡的语调，毫无留恋的感觉。

他的男人我见过，一个木木讷讷、没有情调的男人。

我相信，离婚总有她的理由。欣欣会给我讲她和男人的故事，对我，她什么都不隐瞒。

欣欣说，每次吵架，都是他在说对不起。吵得最厉害时，他也不舍得动她一根手指头。

她感觉男人真窝囊、真老土。她说，他的男人就像太阳一样，有的只是温度、粗犷，而

荷塘遗韵

都 烨

抬进房，抬进房，抱上床，捧着小脸叫新娘。噢……噢……”这时候如果遇上嫂子辈的，便有人挺身而出，为被嘲笑的姑娘解围，掂着棒槌赶过去，于是乎，小伙子们抱头鼠窜作鸟兽散一跑了之。

骂非真骂，打非真打，乡村话虽酿就的一瓮散发着烧酒味儿的情景剧而已。

说起荷塘的来历，有说是发黄水时筑堤时挖的，也有说是周家口保卫战时，为抗击从淮阳乘皮艇袭周的日寇，修筑堤防工事时挖的。大约是生成于郑州花园口扒口以后的那段时间。

说起这段历史，父亲便会激动起来。带兵的是国民党张占魁旅长，从漯河赶来的。张占魁是上蔡东岸人，苦出身。赤红脸，大半高，掂着盒子枪，戴了个笼盖头草帽子，沿甬子街过北寨门，就从咱们口往北带兵上的大堤，嘴里边大声骂着小日本，边呵斥着士兵赶路。亲历这一幕的父亲，八十岁时

还在给我讲道。就是那次打小日本，国民党一个机枪手被打死，你国德大爷抱起机枪对着日本的皮艇就扫了过去，光着膀子，事后张占魁赏了他七块大洋。

国德大爷姓康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川汇区园艺场工作，活到九十多岁无疾而终。

对于孩子们来说，荷塘里的蛤蟆可是解馋之物。他们把母亲的缝衣针烧红弄弯，绑上线系到竹竿或树枝条上去钩蛤蟆。若是运气好，战利品会有几十只，回家交给大人收拾。鲜美无比的水鸡肉让孩子们能把骨头都嚼碎了。

荷塘里还游动着墨点儿似的蝌蚪，调皮的孩子会捧上一捧仔细端详。蝌蚪溜滑溜滑蹭得手心凉丝丝痒丝丝的，让人很是享受。如果小孩子眼发赤嘴里上火，大人还会捞上一些小蝌蚪让孩子喝下去，败火。

当然，采莲花、摘莲蓬也是经常上演的



乡村六月

仙源竹韵

六月的季风，把太阳的热情从印度洋吹到了豫东平原，受到太阳的恩赐，这里的生命次第鲜活起来了，舞出了绚丽的生命的色彩。

听吧，伴随着呼呼的风声，布谷鸟着急起来，它们不辞劳苦地催促着勤劳的人们“麦秸垛垛”、“麦秸垛垛”，从天亮催到天黑，从拂晓催到黎明。

看吧，南风吹过，原本寂静的麦田喧嚣起来了，一个个麦穗挺起了腰杆，似一列列哨兵在接受农人的检阅；那么违的麦香，从小麦的每一个毛孔散发出诱人的香味，吸引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匆匆返乡，赶赴抢收会战的盛会。可是，只需那么三四天，满地金黄的麦田便只剩下空空的麦茬地，严阵以待地等着人们播种新的希望。

茁壮的石榴树，吮吮着六月的甘露，喷吐出火焰般的热情；一个个含苞待放的石榴花，你扛着我，我挤着你，共同赶赴着六月的盛会。它们把火红的青春挥洒成

六月的烈焰，眯着我们的双眼，透过这些闪闪跳动的烈焰，我们仿佛看到了金秋十月里，那颗颗诱人的红玛瑙，正张着嘴，舐着牙，嘲弄着馋嘴的孩子们。

乡村里参加高考的农村娃没有城里孩子的娇气，他们会站在田间地头聆听父母的叮嘱，然后独自一人走进决定人生命运的大考场，同其他的孩子们一决雌雄。因为农村娃的父母要及时赶种秋作物，他们深知“人误地一晌，地误人一季”的深刻哲理；他们还要在工地上不舍昼夜，拼命加班加点，为娃儿们筹集上大学学费。

最美的还是乡村的夜。你只需在村子巷弄里转上一圈儿，就能切身感受到乡亲们的悠闲与温馨。看吧，忙了一天的人们，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，手中端着啤酒，嘴里嚼着女人们新做的饭菜，唠着身边新近发生的新鲜事儿。听吧，这边电视机里正唱着《花木兰从军》，那边院子里飘出来动感十足的

乡村的六月是繁忙的，繁忙得让你连吃饭的空儿都感到有点少；乡村的六月是热闹的，田野里、村头儿热闹的场景常令人目不暇给；乡村的六月是成熟的，那小麦成熟的气息常常令我们这些乡下的孩子们梦回故乡。

唉！这令人魂牵梦绕的乡村六月哟，我何时能再次走进您温馨的怀抱，撒一次娇，捉两回迷藏呢？

她的心一阵冰凉，终于明白，越位的爱情，是不会有结果的。

她的心坠入了谷底，头脑发胀，心乱如麻，而后走马灯一样和不同的男人约会，她喝酒、抽烟、唱歌、打麻将，我无奈地看着她的容颜一天天地憔悴。

那天，我在街上闲走，突然看到一个人，一个很熟悉的男人。我追上他。他是欣欣的前夫。

他冷漠地望着我，我突然感觉这个木讷的男人很可怜。

我说，你自己去过吗，没想过再找一个？他静静地听着，一脸迷惘地看着我，你让我找什么？

我说，欣欣离开了你，你没有想过再找一个女人吗？

他苦笑道，我会等她的，她玩累了，就会回来了。

那一刻，我百感交集，只感觉一阵眩晕。深夜，满天的星星哟，多么的浪漫。突然一颗流星滑落，我记得欣欣说过，那颗星星找不到家了，孤身在飞翔！

人都找不到家了，星星怎么会找到家呢？我想，该搬家了。

泡上一杯茶，仍是掺杂着枸杞、菊花。捧在手心，等着欣欣来。

我想和她说，不要沉迷于夜晚的浪漫，我们已经错过了许多的良辰美景，以后我们不要再看星星了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太阳吧！

想到一年麦黄时

苏 童

常言说，风婆子，带刀子，小麦一夜黄梢子。进入五月中下旬，无情的西南风就会裹着热浪刮遍豫东平原，绿油油的小麦就倏然变成一片金色。

儿时的记忆里，小麦一黄梢，家家农院里常常会传出“霍霍”的磨镰声。如今，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，联合收割机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人力收割，但脱粒后的麦粒要从田里拉回村头、遇上好晴天摊开晾晒，晒干扬净后再运回家中，如此折腾几天，也会把人累脱一层皮。麦子稍黄时，最先忙起来的是那些拥有大型收割机的农户们。他们必须在麦收前，检修好机器、更换好零件、备足好油料等等，毕竟一年只“出征”一次。待一切准备妥当，便联系上周边的农机户们一起朝麦区进发。我们这里的国道上，经常能看到这样壮观的景象：几百辆红色的、绿色的收割机，排成“一”字型，张着巨型大口，像冲锋陷阵的将士，轰隆隆一路向前开去。

每当此时，作为从农村走出的我，心里却沉甸甸的。这几年，父亲明显地老了，黑红的脸上爬满了刀刻般的皱纹，年复一年的操劳使他过早地弯了腰。记得几年前，我就劝他老人家别再种地了，谁知父亲把眼一瞪说：“你爸生在黄土地，这辈子压根儿就没打算离开黄土地，不种地干什么！”那时每到麦收前，父亲总是对我说：“你工作忙，不用你回家，有我呢！”我也劝过他麦忙时雇个人帮忙，父亲说：“‘三夏’大忙撂石头打不着人，找谁去？”硬是和母亲把六七亩麦子拾掇干净又用架子车一趟一趟地运回家中。

去年收麦前，父亲手捧沉甸甸的麦穗，欣喜兴奋之余不无顾虑地说：“今年要你帮了！”望着脚

下翻涌的麦浪，愧疚之情在我心头涌起。我夸下海口说：“爸，今年的麦收我一人包了！”父亲脸上掠过一丝笑意，嘿嘿笑了两声说：“娃子，你是上班的人，就怕时间上说不准啊。”我当即拍了胸脯，信誓旦旦地说：“爸，到时候看咱的！”可就在我向父亲许下誓言的第三天，单位里通知说，为完成半年收入任务，要求机关科室人员下基层督导工作，任何人不得请假。我知道，帮父亲麦收的承诺泡汤了。

一个月后，趁单位调休的空当，我匆匆向老家赶去。当公共汽车载着我驶进家乡大地的时候，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白茫茫的麦茬地，再也看不到一棵没有收割的麦子了，村里也不见收割机的影子，偶尔能看到一两户人家还在晾晒晚收的麦粒。我知道，到了这时候，“三夏”大忙已经结束了，只剩下吃新麦馒头的份了！

下了车，顾不上歇息，我就拎起背包向家里冲去。跨进家门，父亲的眼神还是那么慈祥，丝毫沒有埋怨的意思，只是感到他老人家的腰更弯了，腿脚也没有先前那样灵便了。然而，当母亲把雪白的新麦馒头端上饭桌时，父亲舒展了皱纹，微笑着对我说：“尝尝新麦馒头，味道怎么样？”咬一口馒头，万千感慨涌上心头，千般滋味汇集舌尖：“爸，妈，今年我没能为家里分担一份劳苦……”“娃呀，别说了。”父亲连连摇头说，“只要你工作上不出差错，我和你妈累点、苦点都心甘情愿！”

转眼，又到了一年麦黄时，盼了一年的农民们又开始忙碌起来。但愿每年都能有一个帮父亲收麦分担劳苦的机会，让我在父亲面前证明，他的儿子是多么地爱他爱家。

观神十飞天

薛顺民

酒泉发箭送神舱，应用飞行敢领航。

从此不说天地远，广寒宫里话沧桑。

乡 思

王全安

临窗
凝望夜空
多么像我无边的乡思
氤氲而幽静
谁的柳笛
在唇齿间鼓动
汹涌了我的黑夜
胀痛了我的心情

一颗流星向故乡方向飞驰
像一匹骏马
耳边经久不息的是
哒哒的马蹄声
看漫天的繁星
一闪一闪的
怎么全是亲人的眼睛

蝉

王伟

在灌木丛
在高枝
都有蝉的身影
都有蝉的歌声
有独唱 有合奏
陪伴我们度过儿时的夏天
那时的日头没有现在毒
那时的气温没有现在高
但那时的植被却比现在的多
那时的绿荫比现在的密
因而 那时的蝉鸣比现在在动听

从第一只蝉的叫声开始
到最后一只蝉的消失
蝉鸣是夏天最动听的歌声
夏天的舞台 它们是主角
四年的地下等待
才拥有十几天的阳光
从漫长的黑暗中爬出来
美丽蜕变之后
它们尽情歌唱
歌唱光明 歌唱阳光
歌唱多彩和火热的生活

